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 经 济 危 机

(文 章 摘 编)

人 民 出 版 社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论 经 济 危 机

(文 章 摘 编)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5印张 150,000字

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46 定价 0.37元

目 录

恩格斯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摘录)	1
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摘录)	11
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摘录)	28
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摘录)	30
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摘录)	32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摘录)	38
恩格斯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60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摘录)	70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摘录)	72
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摘录)	95
恩格斯	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摘录)	149
列 宁	评经济浪漫主义(摘录)	153
列 宁	答普·涅日达诺夫先生	155
列 宁	新的激战(摘录)	161
列 宁	危机的教训	164
列 宁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摘录)	170
列 宁	对目前时局的估计(摘录)	173
列 宁	“遗憾”和“羞耻”(摘录)	176
列 宁	卡尔·马克思(摘录)	177
列 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摘录)	180

列 宁	在全俄缝纫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摘录)	182
列 宁	修改党纲的材料(摘录)	185
列 宁	论修改党纲(摘录)	187
列 宁	俄共(布)党纲草案(摘录)	191
斯大林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 的政治报告(摘录)	195
斯大林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的政治报告(摘录)	200
斯大林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 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摘录)	216
斯大林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 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摘录)	223
斯大林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 上的演说(摘录)	229

恩 格 斯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摘录)

竞争的规律是：供和求始终力图互相适应，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从来不会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而成为尖锐的对立。供应总是紧跟着需求，然而从来没有刚好满足过需求；供应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它和需求是永远不相适应的，因为在人类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下，谁也不知道需求和供应究竟有多大。如果求过于供，价格就会上涨，因而就会刺激供应；只要市场上供应一增加，价格又会下跌，而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会急剧下降，因而需求又增加。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总是兴奋和消沉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永无止境地摇摆不定。这个规律永远起着调节的作用，它能使在这里失去的又会在那里得到补偿，因而经济学家非常欣赏它。这个规律是他最大的荣誉，他简直不可能把它看个够，甚至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条件下都要细细地看它。然而很明显，这个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而不是精神的规律。这是一个孕育着革命的规律。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来证明“生产绝不会过多”，但是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驳斥他，这种危机就象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近八十年来，商业危机象过去的大瘟疫一样按期来临，而且它所造成的悲惨现象和不

道德的后果比瘟疫所造成的更大(参看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版第211页)。当然,这些商业革命证实了这个规律,完完全全地证实了这个规律,但是它并不是用经济学家所用的那种方式证实的。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周期性的革命才能给它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彼此都分担一部分,那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的危机的倾向了。如果你们是象人那样有意识地进行生产,而不是象那些连类意识也没有的分散的原子那样,那末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但是只要你们继续照目前这样无意识地毫不思考地全凭偶然性来进行生产,那末商业危机就会继续下去;而且一定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因而也一次比一次更严重;这样就必然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破产,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剧增,因而也必然使急待就业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所有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由竞争关系所造成的价格永远摇摆不定的状况,使商业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至于价值就更不用说了。看来非常重视价值的、并以货币的形式把价值的抽象形态转化为一种特殊存在物的制度,本身就在通过竞争破坏着物品所固有的一切内在的价值,并且在每时每刻地改变着物品与物品之间的价值关系。在这个漩涡中哪里还可能有什么道德准则的交换呢?在这种涨落不定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必然力图抓

紧良机进行买卖，每个人都必然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乘人之危，趁机发财。投机者总是指望不幸事件，特别是指望荒年，他们利用一切机会，例如纽约的大火灾；但是，不道德的顶点还是交易所中的有价证券的投机，这种投机把历史和人类一起降为满足伺机冒险的投机者的贪婪的工具。要是正直“可靠的”商人不在交易所中的赌博上弄虚作假，那我就要感谢上帝了……这种商人和证券投机者一样可恶，他也同他们一样地投机倒把，他必须投机倒把（竞争迫使他这样做），因而他的买卖也和证券投机者的勾当一样不道德。竞争的实质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另外的竞争。社会那时就应当考虑，靠它所掌握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但是，为了正确地判断这种关系，判断合理的社会机构的生产力能提高到什么程度，请读者读一读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同时也读一读傅立叶的著作。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之间的竞争，即资本与资本相争、劳动与劳动相争等等，就会归结为以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并且到目前为止只有傅立叶一人作过一些说明的竞赛，这种竞赛将随着对立的利害关系的消灭而被限制在它所特有的合理的范围内。

资本同资本、劳动同劳动、土地同土地之间的斗争，使生产陷于热病状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要

是资本不拚命展开自己的活动，它就抵挡不住其他资本的竞争。要是土地的生产率不经常提高，耕种土地就会无利可获。要是工人不竭力工作，他就对付不了自己的竞争者。总之，卷入竞争斗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斗争。一方面这样过度紧张，结果他方面必然会削弱。在竞争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生产力大大过剩，结果，广大人民群众反而无以为生，人们恰恰因过剩而饿死。长时期来英国就处于这种疯狂的状态中，处于这种荒谬绝伦的情况下。如果生产摇摆得更加厉害（这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那末就会出现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经济学家从来就不能够理解这种怪诞现象；他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就编造了一套人口论，这种理论和贫富并存的矛盾同样荒谬，甚至比它更荒谬。经济学家不敢正视真理，不敢承认这种矛盾是竞争的自然结果，因为不这样他的学说就会全部垮台。

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很容易阐明。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按照最稳健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计算（参看艾利生《人口原理》第一卷第一、二章），“人口过剩”的大不列颠在十年内，就能够使粮食生产达到足以供应六倍于目前人口所需的程度。资本在日益增加，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要是让竞争自由发展下

去，生产能力虽然也会起同样的作用，然而是在对立的情况下起作用。一部分土地在实行精耕细作，而另一部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3 000万英亩好地——却荒芜着。一部分资本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周转，而另一部分却死死地躺在箱子里。一部分工人每天得工作十四小时至十六小时，而另一部分却无事可干，无工可做，活活饿死。这种对立情况也可能不出现：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到处是一片忙碌景象，资本以惊人的速度周转着，农业欣欣向荣，工人干得筋疲力尽；而明天停滞到来了，农业得不偿失，大片土地荒芜了，资本在运动得最紧张的时候突然停顿下来，工人无事可做，整个国家都因财富过多、人口过剩而备尝痛苦。

经济学家不能承认情况这样发展是合理的，否则他就得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放弃自己的全部竞争学说，就得承认自己把生产和消费对立起来、把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对立起来是完全荒谬的。但是事实本身是无法否认的，所以为了使这种事实符合理论起见，就发明了人口论。

这种学说的创始人马尔萨斯^①断言，人口总是威胁着生活资料，随着生产的增加，人口也同样地增加，人口生来就有一种超过它所支配的生活资料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一切贫穷和罪恶的原因。因此在人太多的地方，就应当用某种方法把他们消灭掉：或者用暴力将他们杀死，或者让他们饿死。这样做了以后，就会出现一个空隙，这个空隙等余下的人口一增长马上又会被填满，于是以前的贫穷状况又重新到来。据说

^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牧师，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吹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编者注

在任何条件下——不仅在文明的状态下，而且在自然的状态下——都是如此；新荷兰^①平均每平方英里只有一个野蛮人，但是那里也和英国一样，深感人口过剩的痛苦。简言之，要是我们愿意彻底一些，那我们就得承认：当地球上还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正因为穷人过多，所以，除了尽量减轻他们在饿死过程中的痛苦并使他们相信这里的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他们整个阶级的唯一出路就是尽量减少生育，此外就不应该为他们做任何事情；要是这样做没有什么结果，那末至少应当象“马尔库斯”^②所建议的那样（按照他的建议，每一个工人家庭只能有两个半小孩，超过这个限额的孩子就应当用无痛苦的办法杀死）建立一个国家机关，以使用无痛苦的办法把穷人的孩子杀死。赈济穷人被认为是罪过，因为这样会加强过剩人口的增长；但是，把贫穷宣布为犯罪，把济贫所变为惩治所（如英国“自由派的”新济贫法^③所做的那样）却算是极其有益的事情。的确，这种理论很不符合圣经上关于上帝及其创造完美无缺的教义，但是“把圣经拿来和事实相对抗的反驳，那才是最拙劣的反驳！”

我是否还需要更详尽地阐述这种卑鄙下流的学说，这种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的诬蔑，并追究其进一步的结论呢？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一

① 澳大利亚的旧称。——编者注

② “马尔库斯”是19世纪30年代末在英国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的作者的笔名，这本小册子大肆宣扬仇视人类的马尔萨斯理论。——编者注

③ 指英国在1834年通过的新“济贫法”。这个法律只允许用一种方式来“救济”贫民，就是把他们安置在习艺所中，而这种习艺所同从事苦役的牢狱不相上下。——编者注

切战争和垄断制度所造成的灾难，同这种理论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要知道，正是这种理论构成了自由派的贸易自由学说的柱石，这个柱石一倒，整个大厦就会垮台，因为竞争在这里既然已经证明是贫困、穷苦、罪恶的原因，那末谁还胆敢为竞争辩护呢？

艾利生在上述著作中动摇了马尔萨斯的理论，因为他诉诸土地的生产力，并用以下的事实来反对马尔萨斯的原理：每一个成年人能够生产出比他本人消费所需的更多的产品。如果不存在这一事实，人类就不可能繁殖，甚至不可能生存；否则成长中的一代依靠什么来生活呢？可是艾利生没有深入事物的本质，因而他最后也得出了同马尔萨斯一样的结论。固然他证明了马尔萨斯的原理是不正确的，但是他未能驳倒马尔萨斯据以得出他的原理的事实。

要是马尔萨斯不这样片面地看问题，他就会看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从马尔萨斯开始写人口论时起，一切人口过剩的国家的情况，尤其是英国的情况，都极其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事实就是如此，马尔萨斯正应当把这些事实，全部加以研究，而研究这些事实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抓住了一个事实，而不理睬其他事实，因而他得出了荒谬的结论。他犯的第二个错误是把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混为一谈。人口总是威胁着就业手段，有多少人能够就业，就有多少人生出来，简言之，劳动力的产生迄今仍然由竞争的规律来调节，因而也同样要受周期性的危机和波动的影响，这是事实，确定这一事实是马

尔萨斯的功绩。然而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就业手段的扩大仅仅是机器力量增加和资本扩大的最终结果；而生活资料却只要生产力稍许提高，就会立刻增加。这里又暴露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矛盾。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需求不是真正的需求，他所理解的消费只是人为的消费。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有能够为自己取得的東西提供等价物的人，才是真正的需求者，真正的消费者。但是，如果事实是每一个成年人生产出来的东西比他自己所能消费的要多，事实是小孩象树木一样能够绰绰有余地偿还花在他身上的费用（难道这不是事实？），那就应该承认，每一个工人必然能够生产出远比他自己的需要还要多的东西，因此，社会一定会乐意供给他所必需的一切；同时也应该承认，大家庭应当是极受社会欢迎的礼物。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粗鲁地看问题，所以除了用可以捉摸的现金来支付的东西以外，他就不知道还有任何别的等价物。他已深深地陷入对立之中，连最触目的事实也象最科学的原理一样不能使他有所感触。

我们只是在用取消矛盾的方法来消灭矛盾。只要目前处于对立状态的各方面的利益能够融合起来，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的对立就会消失，一国人民正是由于富裕和过剩而饿死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实，这种比宗教中的一切奇迹的总和更不可思议的事实就不会存在，那种认为土地不能养活人们的荒谬见解也就会不攻自破。这种见解是基督教政治经济学的英明卓绝的表现，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基督教政治经济学这一看法，我可以在每一个原理和每一个范畴中加以证明，这个工作到时候我会做的；马尔萨斯的理论只不过是认

为精神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矛盾并因此使二者堕落的宗教教条在经济学上的表现而已。我想，这个早在宗教领域内同宗教一起被揭露了的矛盾之毫无根据，我也在经济领域中指出了；同时，除非马尔萨斯理论的辩护士用这种理论的原则向我阐明，人民怎么能够恰恰因过剩而饿死，除非经济学家使这种解释符合理性与事实，那我就不会认为这种辩护士是够格的。

可是，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说来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只要我们战胜了这种绝望的经济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经济论据，因为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由于这个理论，我们才开始明白人类极度堕落的情况，才了解这种堕落是和竞争的各种条件相关联的；这种理论向我们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取决于需求；它指出竞争制度因此屠杀了，并且每日屠杀着千百万人；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

为了证明对人口过剩的普遍存在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让我们再回到生产力和人口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来。马尔萨斯的整个学说是建筑在下面这种计算上的：人口是按几何级数

$1 + 2 + 4 + 8 + 16 + 32 \cdots$ 增加，而土地的生产力则是按算术级数 $1 + 2 + 3 + 4 + 5 + 6$ 增加。差额是触目惊心的，但是这是否对呢？在什么地方证明了土地的生产能力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呢？我们可以假定耕地面积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个面积上使用的劳动力却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即使假定收获量并不是永远和花费的劳动量同比例增加；但是我们还有第三个要素，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当然是毫无意义的要素——科学，它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和人口的增长一样快。仅仅一门化学，甚至仅仅亨利·戴维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①二人，就使本世纪的农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就？但是，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和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的；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数量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比例，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而对科学来说，又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当“密士失必河流域尚有足够的荒地可供欧洲的全部人口移居”的时候，当地球上的土地才耕种了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采用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产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时候，谈论什么人口过剩，这岂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写于1843年底—1844年1月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第613—622页

^① 亨利·戴维(1778—1829)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尤斯图斯·李比希(1803—1873)德国科学家，农业化学的奠基人之一。——编者注

恩 格 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摘录)

竞 争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看到，竞争怎样在工业发展一开始的时候就创造了无产阶级：由于布匹的需求增加，织工的工资提高了，兼做织工的农民抛弃了农业，以便在织机上赚到更多的钱。我们已经看到，竞争怎样以大规模经营方式挤掉了小农，把他们降到无产者的地位，然后把他们一批一批地赶到城市里面去。我们也看到，竞争怎样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陷于破产，把他们也变为无产阶级；竞争怎样把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怎样把人口集中在大城市里面。在现代工业中获得充分发展并能使自己的一切后果无限加深的竞争，就是通过这些途径和方法创造了无产阶级并扩大了它的队伍。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竞争对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所发生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应当首先考察一下工人彼此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后果。

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

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工人彼此竞争，资产者也彼此竞争。机器织工和手工织工竞争；失业的或工资低的手织工和其他有工作的或工资高的织工竞争，并力图把他们挤掉。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会来消灭这种竞争，而资产阶级则疯狂地向这些工会进攻，工会每受到一次打击他们都拍手称快。

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者——他的“天然的长上”^①——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

^① 这是英国厂主的惯用语。——恩格斯原注

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

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就是如此。要是所有的无产者都一致宣布，他们宁肯饿死也不给资产阶级工作，那末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垄断。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也未必能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到底还进行得不坏的原因。工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只有一个限度：没有一个工人会为了少于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工资而工作。如果他非饿死不可，那末他宁愿懒懒散散地死去，也不愿忙忙碌碌地死去。当然，这个限度是相对的，为了生存，有的人需要多一些，有的人需要少一些，有的人比别人更习惯于舒适的生活。在某些方面还算比较有点文化的英格兰人所需要的，就比穿破衣、吃土豆、住猪圈的爱尔兰人多一些。但是这并不妨碍爱尔兰人去和英格兰人竞争，也不妨碍把英格兰工人的工资及其文化程度逐渐降低到爱尔兰工人的水平。做某些工作，几乎包括工业中的一切工作在内，都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因此，即使为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也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工人能保持这种水平。刚迁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人在随便哪一个猪圈里都可以住下来，他们每星期都会从稍稍象样一点的住宅里被赶出来，因为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拿去喝了酒，付不起房租，象这样的人到工厂里做工一定是很蹩脚的。因此，给工厂工人的工钱应该够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使他们的子女习惯于正规的劳动；但是，为了使他们没有孩子的工资就不能过活，使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普通的工人而不成其他的人，工资也决不能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最低限度也是相对的；如果家庭中的一切成员都在工作，那